



莫奈花园(共青森林公园) ■宇文昊

行走杨浦

家门口的“莫奈花园”

■朱祖昌文

莫奈花园是法国著名画家莫奈的故居,莫奈在花园培植了许多花草树木。

因为是画家,莫奈尤其注重花草色调的搭配和协调,以及水和花草的集合,天光和水影的结合,这就成就了莫奈花园奇异的魔幻,也激发了莫奈创作的热情,造就了《睡莲》系列,成为旷世杰作。而因为《睡莲》系列画,以及莫奈在花园里创作的其它一系列画作,莫奈花园闻名于世,成为世人仰慕和描摹的对象。

近几年,莫奈画展多次在上海举行,更是激起了人们对莫奈的膜拜和对莫奈花园的向往,都想亲眼目睹一下莫奈花园的绚烂和奇幻。今年,上海共青森林公园有了奇思妙想,在公园里复制了“莫奈花园”。

当然复制的“莫奈花园”不是真实版“莫奈花园”的再现,而是以莫

奈画作为背景,依照莫奈画作的色调,用各色花草把莫奈画作延伸到现实中,再以公园优美的水环境为依托,以浮岛为画板,营造芳草依依、油画森林的上海版“莫奈花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大概受共青森林公园的影响,家附近的新江湾城生态走廊在近期的绿化“换妆”时,也布置了微型版的“莫奈花园”,令人惊喜。

微型版的“莫奈花园”分布在一条健身步道的三岔路口的三个区域,它们顺着绿化地带呈不同形状地分布,营造“花园”的意境。三个花坛都用高约10公分的木栅栏围着,一个呈长圆弧形,弧长约七八米,宽约1米左右;另一个呈椭圆形,再一个呈夹角约30度的三角形,面积都为五六平方米左右。长圆弧形画幅如一条绶带,柔美优雅;椭圆形画幅如生态走廊里的挂坠,高贵典雅;直线条的三角形画幅,曲中有直,柔中有刚。

当然,“莫奈花园”内种植了与莫奈画作中相似的花草,有五角星状的碧冬茄、紫色的鸢尾、茎直立叶无柄的藜草、初花白色谢花浅粉红的山桃花、四季常绿的火棘、紫色的鼠尾草、叶形大而特殊花序如穗状的虾蟆花,还有绣线菊、肾蕨、美女樱、石竹、琼花等多达十几种。

嫩嫩的黄,绛绛的紫,粉粉的,红红的,青青的绿,莹莹的蓝,色彩不妖艳,淡雅中尽显缤纷斑斓,所呈现的效果与莫奈画作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花草高低不一,有的匍匐在地,有的昂首挺立,错落间层次有致,看似随意却匠心独具。一天中,不同时辰、不同天象所形成的不同光影,使得“莫奈花园”呈现浓淡亮灰的不同色调,这大概就是“印象派”所追求的,在自然中捕捉不同光影下的不同艺术效果吧。

一阵风吹来,摇曳的花朵如起伏的波澜。三片花园虽只有区区二十平方米左右,伫立于三岔路口的中间,我却犹如置身于花海之中,被“莫奈花园”这般前呼后拥着,真感谢大自然的造化,“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岁月悠悠

远大前程

■陌桑文

爷爷曾经非常乐观地认为,我必将有一个比较远大的前程,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一个优秀的发明家才具有的超常的才华和潜力。六岁那年,我将他老人家一支穷尽办法无法修理不得不扔掉的手电筒改成过道里的电灯时,爷爷更加坚定了他对我半是期待半是溺爱的判断。

那天晚上,爷爷站在过道里微弱的电灯光下,慈祥地打量着我,仿佛看到了他一手经营的这个大家庭未来50年的希望。后来,除我爷爷外,众所周知,我没有当发明家,高中阶段都没有选理科。不过,当我的女儿从编程兴趣班拿回一堆小木块、纽扣电池和霓虹灯泡,蹲在地上琢磨并联串联时,我说:“就这?值6000块钱学费?”

那年月,我从奇思妙想得来的发明创造,大约相当于当下孩子们的手工作业吧。所不同的是,我的“手工”都是纯手工,连工具都是我自己制作的。

我曾经非常渴望有一把木工用的牵钻。因为钻孔困难,限制了我的动手能力。如果能解决快速精准钻孔的问题,我就能制作出更有杀伤力的捕鼠夹,能做出射程更远的弹弓,还能用一根竹钉消除那把老式躺椅因松动而产生的令人厌烦的吱嘎声。

为了仿制牵钻,我曾经于一个星期内,断断续续地在井台上磨一根生锈的铁钉,用作钻头。那根钉是我从河滩的修船场找来的。当我用自制的牵钻钻穿房门上的杉木板后,柘树做成的磨架就成了下一个倒霉的目标。不久,家里几乎所有粗笨的木家具上,都出现了不易觉察的小孔。

实际上,我在村子里的“成名作”是给家里的井架装上了滑轮。

每年春天,门前的河水最浅的时候,干裂的河滩就成了天然的修船厂。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总有大把的时间需要打发。我常常在修船厂的工棚边,一呆就是一下午。我对木工的手艺充满了好奇,琢磨他们怎样安装滑轮,才能让船帆升上高高的桅杆时更省力。那些从桅杆上替换下

来的磨得光溜溜的乌黑的滑轮被丢弃,我们就拿去当玩具。

我将两组滑轮装到井架上,穿上麻绳,奇迹发生了:母亲不再喋喋不休地催促父亲去打水,连小脚的奶奶都能从深井里轻松地拉上一桶水来。村子里其他井架跟风模仿。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一光辉论断,在我们村的水井边通过了生产劳动的朴素检验。村子里的口语也跟着变了。以前我们说“去打一桶水来”,后来都改说“去拉一桶水来”。

多年以后,我坐在安徽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里阅读《百年孤独》的时候,时常从布恩迪亚上校身上看到我成长的影子。我生活过的上个世纪的偏僻乡村,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颇多类似。

在那片一切尚未命名的新开之地,四处游荡的吉普赛人,每年春天都要来搞一场物理秀,向马孔多的居民介绍科学家的“最新发明”。于是干冰、磁铁、凸透镜、坩埚、漏斗、蒸馏器的把戏轮番上演。吉普赛人到来的三月,就是马孔多盛大的文化科学月。掌握各种基本物理常识、精明贪婪的梅尔基亚德斯俨然成了马孔多的启蒙者。

好奇心让布恩迪亚上校对这些小玩意儿从痴迷到癫狂。他用一匹骡子和两只山羊换下了两块磁铁,但是磁铁没有为他带来财富,于是他又用两块磁铁和三枚殖民地时期的金币交换了放大镜。为验证聚光的杀伤力,他用阳光在放大镜上的焦点,灼烧自己的皮肤。伤处溃烂,久久不能愈合。

这时候,好奇心已经将布恩迪亚上校一家带到了灾难的边缘。

其实,我的爷爷还很健康的时候,我就没有按照他规划的轨迹成长。在叛逆期来到之前,我就成了一个问题少年。

井架全面升级改造之后,我触类旁通,又在自家的房梁上安装了滑轮。这样一来,家里收获的稻子麦子和换季时不用的农具,都可以通过滑轮轻松地吊上阁楼去收储。

某个暑假的上午,我闲来无事,将两岁的弟弟装在一竹篮里,钩在滑轮上,做升降运动,逗弟弟开心。忽然,一只滑轮的绳子脱落,卡住了,滑轮没法转动,绳子不能收放。装着弟弟的竹篮子悬着。我不敢松手,怕一松手,绳子溜下来,摔伤弟弟。绳子的长度又不够系到其他足够笨重的家具上。

弟弟先吓哭,后来悬空睡着了。

整整一上午,我拽着绳子坐在竹篮下面,直到父亲回家。见此情景,作为一个动作简单直接的庄稼汉,父亲的表现可以脑补。

也是在那个夏天,农忙过后,就有一些穿喇叭裤的青年,用自行车背着冰棒到村子里来叫卖。我想,装冰棒的小木箱里面,一定很冰凉,不然那么热的天气,冰棒岂不都要化掉?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冰棒箱里竟然塞着厚厚的棉胎!大热天,冰棒竟然捂着棉被?每次我想一探究竟的时候,卖冰棒的人总是迅速把木箱盖起来,似乎害怕被我看穿端倪。

越是神秘,我越好奇。有一天下午,邻村的徐老四卖完冰棒,将车停在我家梨树下,去跟我二堂哥聊天。趁此机会,我连忙去开他的冰棒箱,不料他的箱子上了锁。带着愤怒,我开始了恶作剧,用自制的牵钻,将冰棒箱上下左右钻出好几个孔,“冰箱”里形成完美的对流环境。

第二天中午,徐老四骑着自行车,怒气冲冲地冲到我家门口,找我父亲赔他一箱冰棒,说他上午刚从厂里出来,还没跑完一个村子,一箱冰棒就化成了糖水。

父亲那些天不在家,去了对岸的华阳河农场。爷爷奶奶和母亲又都说赔不出一箱冰棒的钱。于是徐老四就天天傍晚到我家来问讯,坐在梨树下向左邻右舍控诉我。

一开始我还到处躲藏,怕他。几天之后,我看见他在帮我堂姑做农活,脏活累活抢着干,在池塘边的柳树下跟我堂姑有说有笑。我就主动去找他的茬。等我父亲回来的时候,他似乎早已忘记了那箱冰棒,而且对我特别好,卖剩下的冰棒总有我一份。那年中秋节,我就喊他四姑父了。

写这篇稿子之前不久,我陪女儿看了一场美轮美奂的物理实验秀。主要演员还是干冰磁铁和放大镜们,只是配上了新颖的灯光和音效,穿插了一些当前重大科技成果的元素。剧场里的孩子们,在声光电的刺激下,发出一阵阵惊叫。

我不知道,这些被搬上舞台,成了“秀”的物理们,跟孩子们的距离是远了还是近了?也许,这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认知吧。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亲子天地

男孩的游戏

■赵文心文

妈妈带布布去世纪公园玩耍。在大树下布布捡到一根大树枝,立起来比布布高出一大截。把大树枝提在手里,扛在肩上,还试图挥舞起来,布布好不威风。

从身边走过的小男孩都眼巴巴盯着大树枝看。

在布布放下大树枝去玩别的东西时,有一位赶紧跑来捡去。还没拿稳,布布迅速赶到拿回。如是再三。布布再不肯松手了,一直提着扛着耍着。要回家了,找到一个灌木隐蔽处藏好大树枝,一步三回头。

男孩之喜爱舞枪弄棒,大致如此。公园里那么多孩子,对大树枝感兴趣的都是男孩。看到一组描绘儿童玩耍的漫画,画家拍摄儿童照片,根据照片进行再创作。印象很深的一幅简直就是布布和大树枝的翻版。三个五六岁男孩,齐排排坐在地铁上,左边的抱着胖胖的水壶,右边的捧着矿泉水瓶,瓶里有草叶蝌蚪,居中的搂着一根高过头顶的木棍,眉开眼笑,木棍树皮溜光,留着修去了小枝条的节疤,好像动画片里的小主角们刚刚冒险回来,快乐如此纯粹。

游戏是孩子的天性。爸爸妈妈从没有刻意引导或限制男孩应该玩什么,怎么玩,总是依从布布自己的需求买玩具、做游戏,而布布渐渐显示出男孩的爱好,以自己的方式,感知外部世界。除了各种各样的车,家里细长的器物都是布布的“棍子”,用途广泛,长短筷子、各种笔、吸管、饮料瓶、雪糕棒,拿来当汽车雨刷、铁路轨道,铺展地铁线路图。参观了金茂大厦东方明珠上海中心之后,卷起来的瑜伽垫,摞起来的小纸杯小盒子,还有雪花片磁力片,都是布布造高塔的好材料,你搭我我搭你,这里一座

那里一座,占领了客厅的角角落落,还命名了许多奇奇怪怪的塔名。

最近,布布幼儿园放学不回家,在小区小广场和几个一般大小的男孩疯玩。要是觉得他们赤手空拳的,有什么好玩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追逐,风鼓起他们的衣襟;攀爬,小树枝瑟瑟发抖;跳跃,再高的台阶也一跃而下。你撞我一下,我撞你一下,头碰头蹲在地上看西瓜虫翻跟斗,看鼻涕虫拖着长长的粘液,好动的他们此时耐心极好。

在草从里找野草草莓小樱桃,原是要玩做饭游戏,突发奇想改酿果酱,找一个矿泉水瓶,果子塞进去,野草野花落叶泥土碎石都是好佐料,再加入水摇晃,一瓶乌糟糟的“果酱”大功告成。

又突发奇想,央求陪玩的大人在手工纸上写下“恶心的毒药水”五个大字,当标签贴在瓶身上,这可比“果酱”酷多了。小小子们心满意足,握着恶心的毒药水,提着八角金盘的大叶子,冲到广场低洼处,抽打黑乎乎的积水。

一个比他们都小的女孩,梳着马尾,背着一顶小草帽,好看又可爱,原先追着他们跑,此时,站得远远的,说:不要玩有尿尿的脏水!

傻小子们充耳不闻,劈劈啪啪,脏水溅了一身。

快乐就这么不讲道理。晚饭后,精力旺盛的布布舞着卷纸筒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嘴里还念叨着汪汪队动画片的台词,收不住脚步了,东倒西歪的,撞沙发撞钢琴。然后,咯咯笑着再撞,卷纸筒也落在地上。“布布,不要故意故意的,搞不好真的撞痛哪里!”外婆制止布布调皮。布布一个转身,躲到餐桌下去了,卷纸筒敲得乒乒响,冷不丁冒出一句自嘲,“坏人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外婆好气又好笑。